



汪份
四書大全
論語集註十
三十四

仁仁
2801
48-24



門632
號 2801
卷48-24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去聲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卽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去聲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

論語大全 卷之十 鄉黨 一 適喜齋

焉程子曰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朱子曰鄉黨一篇自天命之性至道不可須臾離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由聖人身上迸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是以記之詳○鄉黨說聖人容色處是以有事時觀聖人說燕居申申天天處處是以無事時觀聖人學者須知聖人無時無處而不然○南軒張氏曰此篇於夫子言語容貌衣服飲食之際察之精矣聖人之道如其高深也茫然測度懼夫泛而無進德之地故即其著見之實而盡心焉存而味之則而象之於此有得則內外並進體用不離而其高深者可馴致矣○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道無精粗無本末大至於平天下治國家立經陳紀制禮作樂小至於容貌辭色一動一靜皆自此廣大心中流出但愈細則愈密愈近則愈實故鄉黨一篇記聖人之容貌辭色如是之詳且悉者正所以示聖學之正傳以垂教於後世也○問鄉黨一書盡言孔子中間又言君子朱子

翼註曰恂恂只是樸茂對文飾言不對詐偽言似不能言二句連看勿斷口氣猶云恂恂乎其似不能言○困勉錄曰蒙引解恂恂二句皆言貌合說極是存疑又謂只作詞氣說容貌在其中更分曉

謂君子即孔子何不便說孔子潛室陳氏曰即孔子做底便是眾人合依底故閒稱君子聖人以身為教故記者以教法書之○雲峯胡氏曰鄉黨形容夫子之一動一靜可得而直遂其辭者曰必曰不可得而直遂其辭者曰如曰似其皆隨時變易而非道之所在者歟
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通考吳氏程曰入太廟係重出不在數內
○勿軒熊氏曰前五節記夫子在朝廷言貌次四節記夫子衣服飲食居處其餘則夫子自一鄉至一國凡事君交友之道容貌之變言動之細皆備記焉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相倫反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
去聲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

辭氣如此朱子曰鄉黨不是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
詰考之宜為信實然亦有溫恭之意慶源輔氏曰
似不能言者所以形容信實之意大凡人纔信實則
言自簡默况聖人之表裏如一者乎謙卑遜順不以
賢智先人即溫恭之意吳氏曰恂恂似不能言信
實在心而訥於發言之貌人倫之序自近達遠由親
及疎家之外則鄉黨矣生於斯長於斯父兄宗族聚
於斯故夫子居之其貌言如此附蒙引孔子於鄉黨
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只是一意相連說與後節足
縮縮如有循一樣語勢或於此分言貌者非矣或
以集註云恂恂信實之貌遂以此為指貌以本文謂
似不能言有一言字遂以為指言真未達哉夫所謂
信實之貌此貌字虛如大學瑟兮僴兮者恂慄也恂
慄本指嚴敬之存於中者言安得有貌然狀釋字義
之法當如此也似不能言者以形似言安得為無貌
且以賢智先人者不但言語其氣貌亦自是一樣矣
便便言唯謹爾言貌亦不相離存疑恂恂只作辭

氣說容貌在其中下節亦然問以信實為不能言
則在宗廟朝廷便便言乃不信實耶曰聖人言貌隨
時而變如燕居則申申天天君在則踧踖過位則色
勃在鄉黨則辭采不瞻而以信實見在朝廷則信實
中存而以辭采見各有其時非在鄉黨則信實在朝
廷則不信實也謙卑遜順不以賢智先人是解所
以似不能言處恂恂如也又曰似不能言者以
足上句之意也與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相似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遙反下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

可以不明辯言故必詳問據入太廟每事問而極言

之在朝廷但謹而不放爾吳氏曰宗尊也尊奉之故

附蒙引集註詳問貼在宗廟極言貼在朝廷似此

論語大全 卷之十 鄉黨 三

翼註曰此章只重言不重貌
註云言貌者言之貌也○困
勉錄曰此章重註不同二字
在鄉黨則不言在廟朝則言
唯謹爾只帶說正見其言也
如雲峰說則在鄉黨固不言
在廟朝亦不輕言友重在唯
謹處此另是一說不必從又
曰蔡曠伯云常人於父兄宗
族前誇逞才辨而一遇當場
大禮大政所在一籌不能展
聖人則拘默於鄉黨而大能
發抒於宗廟朝廷可見語默
無非天則玩上下文勢信當
如此看非兩平分列語此節
議論殊令人可愧
說約曰朝字活看言夫子之
在朝也當一頓君未視朝自
照下君在補入非正解朝字
馮氏曰此當記夫子為下大

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胡氏曰
而明辨則可以識制度文物之精微升降揖遜之委
折在朝廷而明辨則上之所布者不悖於理下之所
受者不被其害○厚齋馮氏曰古人於言語所不能
形容輒以連綿字狀之如詩之詠文王曰穆穆聖
維維肅肅如見文王之德容心志此篇最工於形容
夫子之動容周旋粹然於言辭之表見之○雲峯胡
氏曰此篇記夫子之容貌言動然紀動莫先於紀言
故首一節以言先之夫子在鄉黨非不言而似不能
言在宗廟朝廷則當言必言而猶謹於言言心聲也
此心信實則訥而不發此心謹慎雖不訥而亦不輕
發信實謹慎不足以言夫子
之聖而愈見夫子之所以聖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侃
旦反誾
魚巾反

夫時則與下大夫言固同列
耳朱子曰下大夫位不甚尊
故可直遂語亦不甚穩也侯
國只有上大夫下大夫則位
固無中處者安得我尊彼卑
可以直遂乎若云我亦上大
夫則與上大夫言固不必問
問如若云我并未為下大夫
則與下大夫言又不當侃侃
如也存疑云下大夫與已平
等者上大夫尊於已者卻妙
○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
子下大夫五人次國三卿二
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
下大夫五人小國二卿皆命
於其君下大夫五人馬氏曰
天子六卿而大國三卿乃其
統之屬也至於大夫士又三
卿之屬也下大夫五人二卿
之下下大夫各二人一卿之

此君未視朝時也
胡氏曰以下文君在互觀之知此
為君未視朝時既視朝則不當歷
位而相
與言矣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
胡氏曰王
卿又云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今合此二節以為上
大夫下大夫之別也上大夫曰卿大國次國小國並
下大夫五人○厚齋馮氏曰夫子仕魯自
下大夫為上大夫此當記為下大夫之時許氏說文
後漢許慎字
叔重著說文侃侃剛直也
慶源輔氏曰侃侃謂能
守理義而無所回屈
誾誾謂能
而直遂上大夫前雖有所諍須有舍
蓄不盡底意不如侃侃之發露得盡也○和悅則不
失事上之恭諍則不失在己義理之正○和悅終
不成一向放倒了到合當辨處須辨始得○內不失
其事上之禮而外不至於曲從如古人用這般字不
是只說字義須是想象這意思是如此如恂恂皆是
有此意思方下此字如史記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間

論語卷之十一 鄉黨

下大夫一人。周官所謂設其參。卽三卿也。傳其五。卽下大夫五人也。則以下大夫視上大夫。信不可直遂矣。但麟初意大夫止分上下。而無中。馬氏注頗有上中下大夫之說。然後方氏注云。諸侯無中大夫。而卿卽上大夫。則謂有中大夫者。自爲天子之制。麟之言猶當也。○周官冢宰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皆是以倍爲別。則天子有中下大夫。而無上大夫。左傳成三年。臧宣叔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則諸侯

斷斷如也。斷。閤字同。這正見和悅而靜意思。○北溪陳氏曰。先言和悅。後言靜和。悅者事長順也。靜則不詭隨矣。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踧子六反。踏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

南軒張氏曰。此君在位之時。在朝在廟。燕見皆然也。○胡氏曰。中者不至於過。適者當其可。○慶源輔氏曰。踧踖二字皆從足。蓋心懼而立不寧也。踧踖雖是恭敬。不寧與與又卻威儀中適。此所以爲聖人也。○新安陳氏曰。中適得其中而且安適也。若作中節解。何不曰適中乎。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

君忠敬之道備矣。○雙峰饒氏曰。與與作平聲。讀者威儀中適之貌。言雖恭敬不寧。而威儀卻皆從容中。

有上下大夫而無中大夫。皆確証也。但上大夫卽卿。而左傳似謂卿之下有上大夫。小國二卿。而左傳似亦有三卿。又參錯不可曉。陸聚岡曰。說君在。則天威儼然。踧踖如象其起居不遑之狀。而與與如象其踧踖之中。適是一箇意象。平對。翼註曰。踧踖字從足。傍說者謂足不寧也。看來還包一身儀容言。不專主足。又曰。威儀中適之貌。中是得中。而不爲己甚之恭。適是安適。而全無拘迫之態。

適恭敬之中。有和意也。作如字。讀者與之。又與不忘君之意。踧踖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疎愛有餘而敬不足。則慢。聖人兩皆具足。蓋莫非中和氣象。○慶源輔氏曰。恭敬不寧如此。而意又不忘向君。亦非聖人不能也。○蒙引。踧踖如也。又且與與如也。正是恭而安之意。此節言其視閤。閤侃侃者。○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齊氏曰。君未視朝。則其待同列也。或莊或和。所而已。觀諸上下之間。而其辭貌各得其當。可見矣。○蒙引。此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以君對上大夫。對下大夫。則又自有上下之別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擯。必刃反。躩。驅若反。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

音辟。

份按所謂再命為士三命為大夫四命為士大夫皆先鄭註不可從輯釋引之非也六命註中子男入為卿治一官此先鄭註也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云云後鄭註也先鄭以為子男之國入為王朝一官而後鄭則以為王朝之卿二說正相反輯釋混為一說尤謬乃大全則不知其非而全用之矣愚請據典命及後鄭註一為正之一命者王之下士列國之士子男之大夫也再命者王之中士列國之士大夫子男之卿也三命

與未擯未擯傳與承擯承擯傳與上擯上擯入告君如是者三謂之交擯三辭諸交擯者例皆如此也

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檐整貌周禮春

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始見命為正吏受職事再命受服受祭衣服為士三命受位受下大夫之位四命受器受祭器為士大夫五命受則則者法也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六命受官子男入為卿治一官也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七命賜國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者就侯伯之國八命作牧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侯伯為一州之牧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命者長諸侯為方伯秋官司寇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司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也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冕服九章介九人禮九牢擯

者王之上士列國之卿也四命者王之下大夫公之孤也五命者子男也六命者王之卿也七命者侯伯也八命者侯伯之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及王之三公也九命者上公之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及二王之後也份按介以次立於賓之西北東面擯以次立於主君之東南西面擯安得有居西者乎上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末介以次傳之上介然後得達於賓安得有擯以手揖賓直前致辭之事乎輔氏此條謬甚份按聘禮之文如此則孔疏謂卿大夫皆下其君二等者未必然矣份按孔疏此條邢氏解君名

者五人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信音身冕服七章介七人禮七牢擯者四人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冕服五章介五人禮五牢擯者三人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宋子曰揖左人傳命出揖右人傳命入也○慶源輔氏曰左右手如賓自南而北則居東者在賓之右而賓在其左故用左手以揖賓居西者在賓之左而賓在其右故用右手以揖賓如此然後兩相向也又曰檐如言其衣之前後檐如其齊整也附大行人凡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注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主之間也疏各下其君二等公之卿以七侯伯卿以五子男卿以三也及其大夫士皆如之者大夫又各自下卿二等士無聘之介數而言夫按聘禮云小聘使大夫其禮如為介三介彼侯伯之大夫三介則亦三十步若上公大夫五介五十步子男大夫一介一十步可知○曲禮孔疏若諸侯使卿大夫相聘其介與主位則大行人云卿大夫之禮

使擯章全用之。

份按公來則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今其使來故下其君二等。

困勉錄曰邢疏謂卿來聘不用擯介傳命則擯介自上擯以外只虛陳列而無所事所謂揖所與立左右手似不說此所以大蒙引只以兩君相見之禮言。

言言大全

卷之十

各下其君二等鄭註云介與朝位是也主君待之擯數如待其君其有異者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南面而立也若公之使亦直闈西北嚮七介而去門七十步侯伯之使列五介而去門五十步子男之使三介而去門三十步上擯出闈外闈東南西嚮陳介西北東面邇迤如君自相見也而未介未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而上擯進至末擯間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而上擯揖而請事入告君君在限內後乃相與入也知者約聘禮文不傳辭司儀及聘禮謂之旅擯君自來所以必傳命者聘義云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若天子春夏受朝宗則無迎法受享則有之故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鄭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若秋冬覲遇一受之於廟則亦無迎法故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明冬遇依秋也○蒙引依周禮行人註則先傳主人之命而出次傳賓之命而入於是復傳主人之命以復於賓而主隨出迎賓以入也依朱子則只是賓

困勉錄曰麟士謂以夫子為次擯似拘最妙蓋擯原不止三人則不必為次擯而後有左右也份按註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則非傳之末介可知矣

傳命而入於是賓主乃相見蓋朱子之言偶然只舉其後一節耳其首末委曲自有周禮在○孔子是時蓋為次擯揖者揖而傳之以命也故云揖所與立所與立者皆本國之臣僚同為擯者也若未擯傳之末介則不可以左右言○揖只是拱起手而以命傳付之非如今日之相揖也今世所傳射禮之揖為可證○此節重在衣前後襜如也若揖所與立左右手則不必聖人獨然凡為次擯者皆然言手動而身不動也故衣自襜整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慶源輔氏曰凡人疾走則手易散臂易掉

今疾趨而進而張拱端好如鳥舒翼所謂造次不違者是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論語大全

卷之十

鄉黨

八

份按司儀註前云出接賓曰
擯入贊禮曰相後云相主君
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
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諮
循也然則擯與介皆即是相
矣困勉錄謂總註擯相字
未見著落殆未知擯之即為
相耶

份按天子有五門自外而內
曰臯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
門曰路門至於路門而門畢
矣故亦曰畢門諸侯止有三
門曰庫門曰雉門曰路門而
無臯門應門魯亦三門而以
庫門擬臯門以雉門擬應門
故曰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
子應門此他國所無也然但
擬其制而已亦不敢僭稱臯
應之名也○鄭箋云諸侯之
宮外門曰臯門朝門曰應門
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
雉應謂詩傳云太王特作臯
應二門周有天下遂尊以天
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朱子
又謂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
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

紆君敬也朱子曰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賓更不顧而去國君於列國之卿大夫亦如此○新安陳氏曰紆緩也解也賓雖退主君敬猶存擯告賓去不顧則主君之敬可緩解也
義仁山金氏曰賓不顧矣此當時禮辭也聘禮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賓私面於大夫大夫送之再拜賓不顧公食大夫禮賓出公送於大門內再拜賓不顧古者賓禮畢而出即不回顧主人送拜之亦不回顧亦易退之義故皆曰賓不顧當時辭令遂謂賓去為不顧也○蒙引此蓋只是主人送賓出就館之時未必一見成禮而○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相之容問夾谷之會孔子相禮恐即擯相之相朱子曰相擯用命數之半是以次傳說○勉齋黃氏曰色勃足矍被命之初也揖與趨進行禮之際也賓退禮畢之後也皆天理之節文所當然至於揖之左右衣之前後手之翼如皆禮文之至末者聖人於此動容周旋

無不中禮盛德之至也附司儀疏出接賓曰擯入相禮曰相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南軒張氏曰入

公門則改容而不敢少肆也○慶源輔氏曰高大則宜無所不容矣今以眇然之身入之如不容焉則心小而敬謹可知矣附禮書月令曰毋出九門先儒謂天子外門四關門遠近郊門國門也內門五臯庫雉應路也諸侯外門四與天子同內門三則庫雉路而與天子異詩以天子之禮追大王之事明堂位以魯之門取天子之制皆稱臯門應門又書康王之誥周禮考工記爾雅互稱應門路門郊特牲王聽誓命曰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則天子之門謂之臯庫應路著矣特雉門之說不見於經然周禮閭人掌中門之禁則中門豈雉門歟雉門謂之中門猶應門書謂之南門爾雅謂之正門路門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

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庫門。然則庫門。天子之門明矣。然則鄭箋之說不可從也。○天子五門。其最外之門曰庫門。故外朝在庫門內。雉門。應門。是第四重門。則治朝在焉。諸侯三門。其最外之門曰庫門。故外朝在庫門內。雉門。乃第二重門。則治朝在焉。若燕朝。則天子諸侯皆在路門內矣。

蓋中於五門。謂之中門。前於路門。謂之南門。發政以應物。謂之應門。門畢於此。謂之畢門。畫虎於此。謂之虎門。則門之名。豈一端而已哉。庫門之內。外朝也。朝士建其法。小司寇掌其政。列三槐與九棘。設嘉石。與肺石。而朝諸侯。聽訟。詢大事。在焉。應門之內。治朝也。司士正其位。宰夫掌其法。大僕正王之位。而王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燕朝也。大僕正其位。掌擯相。而族人朝焉。玉藻曰。朝服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王日視朝於治朝。而退聽政於燕朝矣。雉門之外。縣治象。所以待萬民。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位。路門之外。則九室九卿朝焉。路寢之內。亦九室九嬪居焉。明堂位曰。庫門。天子庫門。故魯莊公既葬。而經不入庫門。衛莊公釋於庫門之內。檀弓曰。君復於庫門。四郊又曰。卒哭而諱。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自寢門。至於庫門。又曰。軍有憂。哭於庫門之外。則諸侯之外。門。庫門也。魯公周公之故。猶不可以稱庫門。應門之特為庫門之制而已。况非魯乎。閭人掌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司寇凡民

之有獄訟。入束矢。鈞金於朝。朝士凡得獲貨財。人民六畜者。委於朝。是禁施於雉門之內。而不於庫門之外。故庶民得以造外朝。而奇服怪民。得以入庫門。若然。縣治於中門。宜矣。禮運曰。仲尼與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穀梁曰。女嫁。父送之。不下堂。母不祭。門。諸母不出。闕門。諸侯之朝。在闕門內。則天子可知。鄭氏釋闕人。謂廟在闕門之外。其說無據。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闕于通反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闕之間。君出入處。

除庚反

倪結反

也。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

見記

曲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則不恪。

克各反。○朱子曰。棖

如今。竟頭相似。闕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掩左扉。人君多出在門外。見人當棖闕之間。為君位。

說約曰。立不中門。據朱子二條。及語類所載。君臣出入。似俱在右扉一邊。不是君出時。闕左開右。君入時。闕右開左。臣又反是也。饒雙峰誤矣。夫以兩扉分左右。即闕右本有定處。何必活看耶。又曰。據玉藻。闕門左扉。立於其中。為天子閨月之事。則掩左之說。亦不必拘。或是並啟。而不由耳。○份按。門以向堂為正。自外

而言。東屏實為右屏。西屏則左屏也。君臣出入。恆由右屏。則固就東屏而言矣。右屏左屏。此東彼西。原有定所。饒氏謂出則以東屏為左。入則以西屏為左。是謂左右屏無定所也。其為說約所駁宜矣。但說約謂由闈右。非不中門正解則非也。燕禮註云。凡入門而右。由闈東。左則由闈西。所謂入門而右。入右屏也。所謂由闈東者。拂闈之東而行。即不中門之謂也。因免錄疑。由闈右。即拂闈之義。而不敢遽定說約為非。何也。說約又引玉藻介拂闈。士介拂。振為不中門之証。此亦非也。玉藻所言。乃兩君相見。為摯介者。隨君而入。如此。與平時入公門之禮不同。若如說約之言。則

○或問中門之說。曰。疏云。門中有闈。兩旁有根。中門謂根闈之中。然則門之左右屏各有中。所謂闈門左屏。立於其中是也。○南軒張氏曰。立不中門。避所尊也。行不履闈。行以度也。非獨入公門為然。特如此記之耳。○雙峯饒氏曰。中間有闈。兩旁有根。根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闈是中間兩屏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屏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屏為左。入則以西屏為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闈西為右。入以闈東為右。然雖由右出。亦不敢正當根闈之中。但挨闈旁而行。蓋避君出入處也。行既不敢當。中則立亦不可當。中故立不中門。○吳氏曰。按鄉黨所記。夫子之事。有常禮者。有夫子所行。不與他人同者。如入太廟。每事問。此也。附語錄問。立不中門。或問謂門之左右屏各有中。其制可考否。曰。門之中有闈。屏之兩旁有根。根闈之間。即古人常闈左屏。所謂中門者。謂右屏之中門也。○曲禮疏。門以向堂為正。右在東。主人位在門東。

介拂闈之下。所謂大夫中根與闈之間者。豈大夫獨當中門耶。○兩君相見。則賓入自西屏之中門。主君入自東屏之中門。若聘客。則不由中門。其行聘享之禮。入自西屏。拂闈之西而行。

份按古者天子諸侯皆有三朝。以魯制言之。庫門之內為外朝。雉門之內為治朝。路門之內為燕朝。治朝與燕朝皆可謂之內朝。文王世子公族

客位在門西。大夫士是臣。臣皆統於君。不敢自由。賓故出入君門。恆從闈東。士之朝位。雖在西方。東面入時。仍依闈東。○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註。凡入門而右。由闈東。左則由闈西。疏。由闈東者。是臣朝君之法。由闈西者。是聘賓入門之法。○玉藻。賓入不中門。不履闈。公事自闈西。私事自闈東。疏。賓謂聘賓也。不中門。謂不當闈西。根闈之中央。而稍東近闈也。行聘享之禮。是奉君命而行。故謂之公事。自闈西。用賓禮也。私覲。私面。非行君命。故謂之私事。自闈東。從臣禮也。○闈門中央所豎短木也。根。謂門之兩旁長木。所謂門楔也。○存疑。立不中門。行不履闈。是入公門時事。○蒙引。依朱子二說。則中門者。不在二屏之中。乃在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位君之虛位。胡氏曰。言過謂門屏之間。人君宁

朝於內朝謂燕朝也。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謂治朝也。然以治朝對燕朝言之則亦曰外朝。文王世子外朝以官是也。庫門內之外朝載於周禮三公九卿以下設位於庭中。所謂面三槐而左右九棘者也。然非君所常御之朝。故曰君之虛位。惟國有非常之事然後御於此。致萬民而詢謀之焉。而所謂燕朝者。玉藻則云君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亦寢路寢。即燕朝也。以此見群臣不從君入也。周禮王眠朝則大僕正位。掌擯相註云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疏云君燕群臣則在寢燕亦有朝。但因燕而朝。燕禮已有成文。故鄭必以王圖宗人

反立之處所謂宁也。禮記曲禮下天子當依上聲而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綉為斧文也。亦曰斧依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宁。○問過位。註云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朱子曰。如今人廳門之內屏門之外。似周禮所謂外朝也。○問過位。色勃如也。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曰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間。屏者乃門間蕭牆也。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以下設位於廷中。故謂之三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雙峯饒氏曰。天子至尊。何以立而不坐。曰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門屏之間。謂治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則宁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為不同。爾問屏制。何如曰。樹小墻於當門以蔽內外也。君雖不在

嘉事為燕朝。以此合之。公族朝於內朝之文。益知異姓之臣不得常在燕朝也。蓋群臣日所常朝之地。乃在治朝。此章記夫子在朝之容。則所謂攝齊升堂者。當必在此。存疑誤以過位為治朝。而以升堂為路寢之內朝。按朱註。位君之虛位。若以此為治朝。則群臣方日朝於此。何緣人君乃有虛位。何緣不行朝禮。而反過之。况朱子語類引周禮所謂外朝。不引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且言三公九卿以下有三槐九棘云云。此非最外之外朝。而何。既知此為最外之外朝。庭有三槐九棘者。則過此所升之堂。雖先儒無明文。可以知為治朝無疑也。存疑惟誤以文王世子所謂外朝

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禮書周禮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治朝在路門之外。其位司士掌焉。司士掌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北面。上卿大夫西。北面。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王日視朝於路門外之位。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退朝皆退。王入路門也。王入路門內。朝朝者皆退。反其官府治處也。大僕掌正王之服位。王眠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前正位而退道。王既立。退居路門左。待朝畢。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王眠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眠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也。其位王南鄉。三公

即周禮外朝而以治朝當之故遂以堂為路寢之內朝而不知其非耳
份按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立天子曰觀天子當依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註云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見曰觀一受之於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觀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疏云牖戶之間謂之辰設依於廟堂戶牖之間天子當依而立是秋於廟受觀禮也門屏之間謂之寧謂春夏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而寧立以待諸侯之至故曰當寧而立也路門外有屏者即樹塞門是也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者也所謂

朝於內朝而序進者此內朝即路門外朝也對皇門內三槐九棘之外朝故稱內若對路寢庭朝又為外也又曰天子三朝其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其二在路門外之朝謂之治朝其三在皇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此是詢眾庶之朝也蓋皇門內之外朝所以詢萬民而路門外之治朝乃所以受諸侯之朝然則所謂門屏之間君寧立處云云者宜若在於治朝而不當引之以証外朝也

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周天子諸侯皆有二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觀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文王世子曰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內朝路寢庭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又曰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玉藻曰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天子諸侯皆三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小寢燕寢也魯語曰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且其外朝也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

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神事祭祀也內朝在路門內也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齊音

攝擻也齊衣下縫也縫房用反通考吳氏程曰縫當音平聲謂裳下緝也

禮將升堂兩手握衣使去地尺恐躡尼輒反之而傾跌

失容也屏音丙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

肅也朱子曰攝齊者是畏謹恐上階時踏著裳有顛仆之患或問升堂攝齊則手無所執歟曰古

者君臣所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為贊而已笏則搢之插於腰間用以記事而已不執以為儀也字

言言大全卷之一
文周欲復古。乃不脩贊而執勞。於是攝齊鞠躬之禮廢。升堂而蹴齊者多矣。○胡氏曰：初則身如不容。次則言似不足。又次則氣似不息。君愈近則敬愈加也。至於舒氣解顏。若少放矣。而蹴踏餘敬。久猶未忘。則聖人所以存心也。可見矣。○慶源輔氏曰：升則肅降則舒。氣之有張弛也。○鼻息出入。入之所不能無也。但心敬則氣肅。其息微細。自不覺其出入。一似不息者也。○趙氏曰：古者諸侯之堂七尺。尺一級。使裳之齊去地尺。則升階不躡之也。○兩手摳衣去齊。尺出。記曲禮上。氣容肅。出玉藻篇。註云：似不息。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

蹶蹶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

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蹶蹶敬之餘也。朱子曰：此是到末稍

又加整頓。眾人末稍便撒了。聖人則始乎敬。終乎敬。問何以知進字為衍文。曰：降而盡階則為趨而退。不得復有進字。○南軒張氏曰：出降一等。色始舒也。沒階翼如。復其位。蹶蹶始終以敬也。附存疑。出降一等。是下堂復其位。是朝班之位。孟子此一節記孔子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即此位。

在朝之容。勉齋黃氏曰：此記在朝之容有五節。一入

胡氏曰：始入門而如不容。其敬即已可見。至其出也。既怡怡而復蹶蹶。則其敬愈可見。故集註始以為敬之至。末以為敬之餘。○新安陳氏曰：此章當玩入與出字。自入以至出。始終一於敬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

足蹶蹶如有循。勝平聲。蹶色六反。

辨志堂訂正說約曰：按從來言圭有五等。以周禮大宗伯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為據。先君子辨非有曰：按曲禮凡

擊諸侯圭。是子男同執圭也。雜記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是子男不執璧也。獨此言子男執璧耳。夫曲禮言擊自天子達庶人。且詳及婦人童子野外軍中。何獨略於子男。雜記則更詳其長短之度。蓋列爵雖五。而車旗服物之等維三。大率降殺以兩。則九寸五寸七寸之文。必有所據。奈何是此非彼乎。觀禮天子當依南面立。諸侯入廟門右坐。奠圭玉再拜。言諸侯則子男在其中。言奠圭玉而不及璧。則子男執圭可知。禮器云。禮有以少為貴者。圭璋特謂朝聘用圭璋。圭璋皆特達享禮用璧。璋則以束帛薦之。若子男執璧則璧亦有特時矣。何以不言乎。顧

命云上宗奉同瑁。王人云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說者謂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夫圭方璧圓。瑁可冒圭而不可冒璧。且未聞天子有兩冒也。亦必無置子男而不冒也。則五等皆圭。益信矣。凡圭以為摯。手所執也。當朝覲行禮。使子男執璧。若奉槃然。尚何禮度足言乎。又按諸侯始封。天子錫之介圭。傳諸子孫。是日命圭。朝聘用以為信。禮畢反之。觀禮聘禮班。班可考。璧非天子所命。庭實用之。祭祀贈遺無好用之。傳記昭然。不得與圭溷也。

份按此一段。是主國之君。以圭授使者之禮。其使者執圭行聘禮。見後。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

周禮冬官考工

記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耳。禮郊特牲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朱子曰。圭自通贄見。通信之物。只是捧至君前而已。少間仍退還。或問命圭曰。古者諸侯受封。天子授之以圭。以為瑞節。聘禮註。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也。小聘使大夫。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疏。大問曰。聘。小聘曰。問。如不勝執圭器執輕如不克。出記曲禮下。敬謹之至也。慶源輔氏曰。一圭之重。能敬謹之。至容儀。上聲。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一似不勝者耳。聲。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既日平衡。而又有上下。

莫不心與手齊。如步趨之間。其手微有上下。但高不至過揖。下不至過授。否。朱子曰。得之。○上如揖。下如授。舊說謂上階之上。下階之下。亦好。但此方說升堂時。其容如此。既升堂。納圭於君前。即不復執之。以下故說。做下堂。不得所以。只用平衡之說。言之。上下謂執圭之高低也。○厚齋馮氏曰。太高則仰。太卑則俯。上下如此。則升降之間。得其節矣。戰色戰而色懼也。懼莫過於戰。故以戰喻。過位使擯。但言色勃如。蹢蹢。舉足促狹也。如此。加戰字。則莊而且懼矣。蹢蹢。舉足促狹也。如也。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禮玉藻。執龜玉。舉前曳踵。蹢蹢如也。踵。足後跟也。畧舉前趾。拖曳後跟。行不離地也。○朱子曰。蹢蹢。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附儀禮上介及眾介。俟於使者之門外。使者載。廛帥以受命於朝。君朝服。南鄉。卿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進。使者使者入及眾介。隨入北面。東上。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

份按此段是聘畢將歸退還

於其左接聞命。賈人西面坐。啟積取圭。垂纁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纁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纁。以受命。既述命。同面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纁出授。賈人衆介不從。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立纁。束帛加琮。皆如初。註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帛今之璧色。繪也。夫人亦有聘享者。以其與已同體。爲國小君也。其聘用璋。取其半圭也。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配合之象也。圭璋特達。瑞也。璧琮有加。往德也。周禮曰。璋圭璋璧琮。以覲聘。疏雜記云。圭刻上左右各寸半。尊卑同之。惟長短依命數不同。楊信齋儀禮圖。案授使者圭。特以受命言之者。受命莫重於受圭。故圭所以致君命。而通信誠也。又曰。今案夕幣之禮。夕陳幣。以授使者。官陳幣。皮加其奉於左皮上。注奉所奉。以致命。謂束帛立纁也。然授幣而未授圭。何也。圭聘禮之重者也。圭所以聘也。束帛所以享也。聘圭不可以預授。俟使者釋幣於彌釋幣於行。乃遂載壇帥衆介。以受命於朝。於是君朝服南鄉而授之。以圭。所以謹之重之也。○儀禮君使卿皮弁還

命圭之禮

玉於館。賓皮弁襲迎於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於阼階。東上介出請賓。迎大夫還璋如初。入。○聘義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疏既聘之後。賓將歸時。致此圭璋。付與聘使。而還其聘君也。凡行聘禮之後。享君用璧。享夫人用琮。圭璋玉之質。惟玉而已。璧琮則重其華美。加於束帛。聘使既了。還以圭璋之玉。重其禮。故還之。留其璧琮之財。是輕其財。故留之。重者難可報覆。故用本物還之。輕者易可酬償。故更以他物贈之。此是輕財重禮之義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

新安陳氏曰。記曰。庭實旅百。奉之以

玉帛。此之用圭璧。卽玉帛之玉。與上文執圭不相妨。彼乃命圭也。

有容色和也。儀禮

言言大全卷之十
曰發氣滿容問聘享之禮朱子曰正行聘禮畢而後還命圭亨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皮幣與馬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卿大夫凡三四次方畢所獻之物皆受但少間別有物以回之又問庭實曰皮幣與馬皆陳於庭故曰庭實○問饗禮有容色儀禮謂發氣滿容何故如此曰聘是初見時故其意極於恭肅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通信有庭實以將其意此聘時漸紓也

私覲愉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形旬反也愉愉則又和矣朱子曰享禮乃其君之信

私覲則聘使亦有私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私覲是所遣之大夫既以君命行聘享之禮畢卻行私禮參見他國之君也○問私覲見於聘禮孔子行之而記禮者以為非禮何也曰胡氏以為若聘禮

說約曰麟案禮記注又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

份按第一節行聘禮

份按第二節行享禮

所記孔子所行者正也當時大夫僭於邦君於是乎有庭實旅百如享禮然則非正矣故記曰庭實旅百何為乎諸侯之庭此說是也○雲峯胡氏曰非敬無以盡聘問之禮非和無以通聘問之情○新安陳氏曰方聘則專於敬既聘則漸而和附儀禮厥明誅實於館賓皮弁聘至於朝賓入於次乃陳幣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擯者出請事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客辟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賓立接西塾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啟積取圭垂纁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纁授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賓降介逆出賓出公側受幸玉賜降立擯者出請賓賜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賓入

份按第三節主君禮賓

份按第四節私覲私獻

份按第五節介私覲

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出當之坐攝之公側受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聘於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公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覲擯者入告出辭謂未禮賓故止客而先禮賓請禮賓賓禮辭聽命擯者入告宰夫徹几改筵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云禮賓有三節受几也受禮也受幣也賓執左馬以出云云賓覲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於東塾南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牽馬者自前西乃出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少退賓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公降立既覲賓若私獻奉獻將命云云送獻不入奉物禮輕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

份按第六節公送賓問君問大夫勞賓介

玉錦束請覲云云擯者出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楊信齋儀禮圖自厥明訝賓至此只是一日所行之禮○論語邢疏其公侯伯朝后皆用璋知者以聘禮聘君用圭聘夫人以璋則知於天子及后亦然也其子男既朝王用璧朝后宜用琮以璧琮相對故也鄭註小行人云其上公及二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其玉大小各如其命數知者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是也其諸侯相朝所執之玉與朝天子同其享玉皆以璧享君以琮享夫人明相朝禮亦當然子男相享則降用琥以繡璜以黼故鄭註小行人云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是也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諸侯其聘玉及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覲聘是也○蒙引朱子曰享禮乃其君之信私覲則聘使亦有私

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然此私覲專主獻其君言不及其大臣也小註及其大夫之說非正解也

○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勉齋黃氏曰此

章言出使有三節執圭禮之正也享禮則稍輕私覲則又輕矣故其容節之不同也如此晁氏曰

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

如此爾厚齋馮氏曰據左氏史遷所載恐不無軼事是書出於門人之親記烏得而疑之○雙峰

饒氏曰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魯適衛無十三年適齊事不知晁氏何據而云以上數節必夫子朝見擯聘時弟子

隨從見而記之

君子不以紺緌飾紺古暗反緌側由反

服純用紺非若紕之僅用以飾也而蒙引則謂齊服用紺飾喪服用緌飾則紺又似止用以飾與緌一例也從蒙引似直捷○份按天子之齋服則玄端而冕諸侯及卿大夫士之齋服則玄端而玄冠故曰玄端齊服也司服則謂齊服又有素端陳祥道引鄭氏之說謂素端為孔荒有所禱請然則齊服止是玄端安得有以紺色者為之者乎蒙引以紺為齊服飾似為得之

困勉錄曰註紺齊服也孔註亦謂紺者齊服盛色則以齊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

通考吳氏程曰揚赤色俗謂之帶艷色齊

側皆反服也緌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

通考吳氏程曰絳古

巷反淡紅色練小祥服以熟布為之者或作也字非緣俞絹弋絹二反

飾領緣俞絹反也

問緌以飾練服緌是絳色練服是小祥後喪服如何用絳色為飾朱子曰便是不可曉此箇制度差異絳

是淺紅色紺是青赤色揚者浮也如今人鴉青也○雙

峯饒氏曰集註本古註說也然檀弓云練衣練緣古註誤以緌為緌疑當闕○新安陳氏曰緌取絹切緌

是淺絳色緌則赤多黑少之色古註以緌當緌殊不相似至於紺近齊服考之註疏亦無明證要之二色

皆似赤非赤其色不正故不用為飾歟附蒙引君子指孔子而言猶言君子有三變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亦指孔子孔子不以紺與緌二色為常服之領緣

蓋齋服用紺飾喪服用緌飾此不以飾者飾常服也

蓋齋自有齋服之飾。喪自有喪服之飾。常服自有常服之飾。此謂不以齋服喪服之飾。飾常服也。莫說非正色。既非正色。如何齋喪用之。

紅紫不以爲褻服。

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朱子曰紅紫非

正色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驪五方之間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爲東方之間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碧。爲西方之間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爲南方之間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爲北方之間色。以土之黃克水之黑。合黑黃而成驪。爲中央之間色。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朱子曰自隋煬帝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賜紫。次朱次青。後世遂爲朝服。然唐人朝服猶著禮。

服京師士人行道間。猶著衫帽。南渡後變爲白衫。後來變爲紫衫。皆戎服也。○南軒張氏曰。紺齊服。緞練服。不以飾。別嫌疑。而重喪祭也。紅紫間色。不以爲褻服。無時而不居正也。○慶源輔氏曰。朝服之服。禮服也。○陳氏用之曰。不以飾。則不以爲服。可知。不以爲褻服。則不爲正服。可知。○齊氏曰。後世朝祭服。綠服。緋服。紫蓋不特制度盡變。於拓拔魏。而其色已失。其正矣。故集註有微意焉。通考吳氏程曰。間色五方正色也。赤白爲紅。赤黑爲紫。雜以二則間矣。

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

衫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

陟畧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形旬體也。

詩所謂蒙彼縵。反。縵是也。新安陳氏曰。詩傳蒙覆也。縵。絺之蹙蹙者。蒙謂

加絺綌於褻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見鄘風君子偕老篇

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

麕妍 奚反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麕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

先的 裘欲其相稱 去聲 朱子曰緇衣羔裘乃純用獸皮而加裏衣如今之貂裘

軒蔡氏曰按邢氏云中衣外裘皆相稱也緇衣羔裘之上必用布衣為裼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素衣麕裘視朔之服卿大夫士亦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麕裘黃衣狐裘則大蜡息民之祭服也

胡氏曰古者衣裘不欲其文之著故必加單衣以覆之然欲其色之稱玉藻所謂羔裘緇衣以裼之是也厚齋馮氏曰羔裘朝服鄭詩刺朝晉詩刺在位是也麕裘聘享之服見聘禮狐裘蜡祭之服見郊特牲新安陳氏曰裘之上加單衣以祖裼見裘之美日裼加全衣重襲於裼衣上以充蔽其美曰襲故玉

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附 檜風孔疏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諸侯視朝之服名曰朝服也士冠禮云主人立冠朝服緇帶素鞵注云立冠委貌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是朝服衣色立立即緇色之小別論語說孔子之服云緇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是羔裘裼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論語又曰羔裘立冠不以裼是羔裘所用配立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為裼裼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立冠相配明是朝服可知故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也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知者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

份按素衣寬裳者天子之士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所服也諸侯及其臣在國視朔受聘之所服也其上則皆服皮弁服也若天子之視朝雖服皮弁服然皮弁服之下則用狐白裘錦衣不用寬裘素衣矣○秦風孔疏云諸侯在國視朔及受鄰國之聘其皮弁服皆服寬裘不服狐白蓋諸侯在天子之朝乃服狐白歸國則不服之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然則諸侯受天子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而已於後不復服之據此則此疏告

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郊特牲既說蜡祭其下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論語說孔子之服云黃衣狐裘玉藻云狐裘以裼之以此知大蜡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也○玉藻孔疏云天子視朝服皮弁服則天子皮弁之下有狐白錦衣也諸侯於天子之朝亦然故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凡在朝君臣同服然則三公在天子之朝執璧與子男同則皮弁之下狐白錦衣與子男同也其天子卿大夫及諸侯卿大夫在天子之朝亦狐白裘以下云士不衣狐白則卿大夫得衣狐白也其裼則不用錦衣故下註云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為裼熊氏云當用素衣為裼其天子之士及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既不衣狐白熊氏云用麕裘素裼也諸侯朝天子受皮弁之裼歸來嚮國則亦錦衣狐裘以告廟則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是也告廟之後則服之其在國視朔則素衣寬裘卿大夫士亦皆然故論語註云素衣寬裘視朔之服是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麕裘

廟之後則服之亦當作告廟之後則不復服之

讀禮志疑曰裼襲二字見孔疏於執玉條前則云凡執玉之時必有其藻以承於玉若盡飾見美之時必垂藻於兩端令垂向於下謂之有藉當時所執之人則去體上外服以見在內裼衣故云有藉者則裼也其事質美之時承玉之藻不使下垂屈而在手

故聘禮公裼降立註引玉藻云麕裘青豸裘絞衣以裼之又以論語云素衣麕裘皮弁時或素衣如鄭此言則裼衣或絞或素不定也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皇氏云素衣為正記者亂言絞耳○禮書爾雅曰鹿牡麕牝麕其子麕麕即麕也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又曰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則鹿之為物善接其類而麕尤出於天性故先王取焉玉藻曰麕裘青豸裘絞衣以裼之孔子曰素衣麕裘鄭氏釋聘禮曰麕裘皮弁然則皮弁素積而麕裘素衣以裼之則絞衣素衣也鄭氏釋禮記又曰絞蒼黃之色其說無據○存疑衣以裼裘欲其相稱禮記玉藻襲裘不入公門鄭氏註曰襲裘不入公門必當裼也孔氏註曰裼裘襲裘謂表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露裼衣不露裼衣為異耳吳氏註曰裼裘者裼衣外之上服曲其領而揜裼衣也○玉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孔氏註曰裘之裼者謂表上加裼衣裼衣上雖加他服猶開露裼衣見裼衣之

謂之無藉。當時所執之人。則掩其上服。蓋褌衣。謂之無藉者。則藁。藁藉有二種。一者以韋衣木畫之也。二者絢組垂之。若版之藁。藉則常有。今言無者。據垂之也。其垂藁之時。則須褌屈。藁之時。則須藁。後則云。褌所以異於藁者。凡衣近體者。袍釋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其上有褌衣。褌衣之上。有藁衣。藁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爲藁。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褌衣。謂之爲褌。故鄭注聘禮云。褌者左袒也。據前所言。則褌似去外服。據後所言。則褌似袒存疑。解鄉黨則又似有直領曲領之分。未知果如何。又按玉藻。藁衣不入公門。孔

疏云。表上有褌衣。褌衣之上。有藁衣。藁衣之上。有正服。但據露褌衣。不露褌衣。爲異耳。思按此只云露。不言如何。樣露法。想或去而露之。或袒而露之。或直其領而露之。其制原不一也。

美以爲敬也。方氏註曰。所謂褌者。未嘗無藁。由露其褌衣。故謂之褌耳。所謂藁者。未嘗無褌。由掩以藁衣。故謂之藁耳。充言充乎內也。見言見於外也。由內達外。則有表而後有褌。故於褌言表。自外至內。則有服而後有藁。故於服言藁。○按諸儒之說。表上外衣尚有三重。褌衣一重也。藁衣一重也。正服一重也。藁與褌之異。只在第二重上分別耳。第二重衣。直領而露。出褌衣。則謂之褌。蓋以所露者言也。第二重衣。曲領而掩蔽褌衣。則謂之藁。蓋以所掩者言也。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褌之。鄭氏註曰。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褌也。詩曰。衣錦尚綱。然則衣錦上復有上衣。明矣。愚按。錦衣卽第一重褌衣。上衣卽第二重藁衣。云使可褌者。只是第一重褌衣。使第一重藁衣。可褌。不是錦衣之上。復有褌衣。使可褌也。
製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趙氏曰。此私家所著之裘。長之者。主溫也。

袂是表之袖。短右袂者。作事便也。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去聲

齊側皆反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陟畧反明衣。

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敷救反足。程子曰。此錯

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

衣變食。旣得以類相從。而製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

矣。南軒張氏曰。程子云。疑上文當連齊而言。故曰。必有蓋齊。日不用常日之寢衣。所以致其嚴也。長一

身有半。因是而言。寢衣之制也。○新安陳氏曰。齊寢不以衾。致嚴也。半以覆足。可寢不可行。專爲齊之寢衣而已。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厚齋馮氏曰幽詩云一之日于貉取彼狐

狸為公子裘則從古固然居不厭溫故取其厚者以為燕服若出則以輕裘為便也

去喪無所不佩去上聲

君子無故玉不去如字身音觶音礪之屬亦皆佩也南軒張氏

曰異吉凶也佩亦有所當佩慶源輔氏曰凡佩玉所以比德固不可舍其他如觶礪之屬亦所當有事而不可闕者故唯居喪則可去去喪則無所不佩也

○覺軒蔡氏曰按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則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

而綦組綬此是明去喪則佩但曰無所不佩則又不止於玉爾又按內則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悅

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玦捍管遺大觶木燧觶貌如錐以象骨為之礪礪也皆所以備尊者使令也此是明無所不佩但去喪之時恐不同子事父母之時爾紛

悅拭物之中也觶之大小以解大小結金燧可取火於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彊也遺刀鞞也

木燧鑽火也附禮書周官玉府掌共王之佩玉詩木

瓜日報之以瓊琚琚佩玉也瓊瑤瓊玖丘中有麻曰遺我佩玖女曰雞鳴曰雞佩以贈之雜佩者珩璜琚

瑀衝牙之類有女同車曰佩玉瓊琚佩有琚瑀所以納間渭陽曰瓊瑰玉佩采芑曰服其命服有琚葱珩

大東曰韜韜佩燧公劉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瑤爾雅日璫瑞也璫綬也佩衿謂之褱玉藻曰將適公所既

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輝如也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君在不佩玉齊則結結佩而爵鞞

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佩玉有衝牙天子佩白玉而

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

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瑤玖而緼組綬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也一命緼韞幽衡再命赤

鞞幽衡三命赤鞞蔥衡經解曰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左傳曰佩衷之旗又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曰改步改玉申叔儀曰佩玉藻兮晉語曰白玉之珩六雙珩似磬而小楚語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大戴禮曰下車以佩玉為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玼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說文云淮中而玼珠荀子賦篇旋玉瑤珠弗知佩也韓詩外傳曰阿谷之隧處子佩璜又曰蠙珠以納其間○古之君子必佩玉其制上有折衡下有雙璜中有琚瑀下有衝牙貫之以組綬納之以蠙珠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象有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禮記曰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天下莫不貫者道也或結或垂所以著屈伸之理或設或否所以適文質之儀此所以純固之德不內遷非辟之心無自入也蓋衡以平其心璜以中其德居欲

其有所安才欲其有所制右徵角所以象事與民左宮羽所以象君與物趨以采薺行以肆夏所以比於樂周還中規折還中矩所以比於禮進則揖之於前退則揚之於後則佩之為物奚適而非道耶蓋民為貴君為輕事為先物為後能治民然後能安君能應事然後能生物此所以事與民在所右而物與君在所左也春秋傳曰改步改玉則自天子至士步固不同而玉亦隨異故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瑀玉蓋玉之貴者莫如白賤者莫如瑀瑀山玄以象君德之靜水蒼以象臣職之動山玄水蒼其文也瑜與瑀其質也世子佩瑜則士佩瑀矣士佩瑀則世子而上佩瑀矣瑀或作瑜以其多石故也或或作珉以其賤故也

非帷裳必殺之殺去聲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與腰同有襜音璧積而旁

份按打字是就字之訛

無殺

所戒反

縫

旁用反

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

齊音

倍要

齊音

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

問襞積恐若今裙製近要有殺也要半下謂近要者狹半

於下面齊也齊倍要謂向下者濶倍於上面要也不

知旁無殺縫如何恐是深衣之制裳下面是裁布為

之近要者殺從其小以打半下之法所以旁有殺縫

也朱子曰惟裳如今之裙是也襞積即是摺處耳其

幅自全安得謂近要者有殺縫邪○慶源輔氏曰禮

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而人身之要為小故於要

之兩旁為襞積即今衣摺也○雙峰饒氏曰要半下

取深衣篇要縫半下之語齊倍要取玉藻篇縫齊倍

要之語○胡氏曰裳之如帷者上衣之裳皆然惟深

衣則以布幅斜裁而易置之下齊倍於要三之一不

為襞積○新安陳氏曰深衣之裳以布六幅斜裁為

十二幅三分之一皆在上三分之二皆在下要狹齊

濶要不用襞積而旁有斜裁之殺縫惟朝祭之服帷

裳用正幅者不殺之非帷裳而如深衣者必殺之殺

謂要殺於齊者一半也通考吳氏程曰要作褱同音

腰襞積上疊衣也積亦疊也謂蹙其腰下而疊之也

殺謂下廣上銳縫去聲衣會處要半下齊倍要二句

互相證謂腰之狹減半於下齊而齊之廣加倍於上

腰也○仁山金氏曰襞者褱也積者疊也腰中有幅

多而濶須著褱疊竹筒以束令狹而就身此所謂襞

積也附禮書裳有纁有素有黃有玄有雜纁裳緇施

明衣之裳纁緣其餘推此可知易曰黃帝堯舜垂衣

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詩綠衣曰綠衣黃裳終南

曰君子至止敝衣繡裳七月曰八月載績載玄載黃

我朱孔陽為公子裳祭服玄衣纁裳九罭曰我覲之

子衮衣繡裳東山曰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裳衣兵服

也曲禮童子不衣裘裳大夫士去國素衣素裳玉藻

曰衣正色裳間色特牲曰三王共皮弁素積以素為

裳辟蹙其要中書曰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

論語大全

卷之十

鄉黨

三

皮弁服素積。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玄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易曰：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褌。褌，緣也。特牲饋食禮及筮日，主人冠端玄，特牲記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鞶，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鞶，喪服。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衿若齊，裳內衰外，齊緝也。凡五服之衰，一斬，四緝。緝，裳者內展之，緝衰者外展之。爾雅曰：裳，削幅謂之褌。削殺其幅，深衣之裳，明衣裳，深衣裳。○深衣之裳，十有二幅。短毋見膚，長毋被士。喪服裳內削幅，二衿，三衿，士喪記明衣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蔽。鄭氏曰：衿者，辟兩側，空中央也。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賈公彥曰：前爲陽，後爲陰。前三後四，象陰陽也。然則明衣裳，不辟，喪裳三衿，則吉裳不特三衿而已。明衣裳及蔽，則凡裳不特及蔽而已。明衣裳有前後裳，則凡裳前三後四，以象陰陽可知也。明衣裳，緇緝，緇緇，純士昏禮，爵弁纁裳，緇褌，曲禮，素衣，素裳，素冠，徹緣，則凡裳有緣可知也。玉

藻曰：衣正色，裳間色。然冕服玄衣纁裳，皮弁服素衣素裳，諸侯朝服緇衣素裳，士爵弁服緇衣纁裳，玄端服有玄裳，黃裳，雜裳。玄端服惟三裳而已。士昏禮使者，玄端。鄭氏曰：有司緇裳，無據。深衣，長衣裳之色，同三翟，三衣亦衣裳之色，同緇衣，非正色也。黃素之裳，非間色也。蓋衣之玄，緇所以象天道，裳之黃，所以象地德。素，陰之正也。亦可以爲裳。纁，陽之間也。不可以爲衣。是衣之色，常尊裳之色，常卑。非必衣色皆正，裳色皆間也。記且云：爾者，豈非以玄爲天之正色，纁非地之正色乎。書言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皆麻冕，纁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形裳。孔安國曰：蟻裳，玄形裳。纁，詩曰：龜衣如璫。又曰：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蓋裳以纁爲主，纁赤黃色。以土無正位，必託於火，故也。若夫玄裳，素裳之類，各象其事而服之。孔穎達曰：書之卿士邦君，非執事者也。故玄裳，太保太史，太宗執事者也。故形裳，其說是也。爾雅曰：裳，削幅謂之褌。郭氏曰：削殺其幅，深衣之裳，然喪服裳亦削幅，其不削幅者，惟裳而已。孰謂深衣之裳，乃削幅耶。○

份按朝服與玄端相似而其裳則素朝服玄端其冠皆玄冠也玄冠者冠弁也弁之下者或問冕弁之制則謹考三禮註疏及陳氏禮書而以

虞夏商周養老皆以燕服又周大夫士之於私朝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而已則深衣在虞為燕服在周以為夕與喪服以至大夫士庶人皆服焉此所謂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蓋文事則有冕弁服武事則有章弁服而深衣次之先儒以善衣為朝祭之服蓋舉一端明之也然則深衣所以異於餘服者餘服上衣下裳而不相連深衣則衣裳連矣餘服幅前三後四深衣則十二幅矣餘服之帶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由帶以下四尺五寸深衣之帶則當無骨者矣○深衣與長中同制異飾蓋以其衣裳邃焉故謂之深衣以其祛褻長焉故謂之長衣以其有表而在中焉故謂之中衣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季氏曰羔裘朝服玄冠祭服用

楊信齋儀禮圖為準乃撮其大略而誌之曰弁師掌王之五冕而章弁皮弁之屬亦其所領則冕弁同官也五冕曰衮冕曰鷩冕曰毳冕曰絺冕曰玄冕蓋因服之異而名之也五冕之服皆玄衣纁裳鄭氏謂衮冕九章龍也山也華蟲也火也宗彝也皆繪於衣者藻也粉米也黼也黻也皆繡於裳者鷩冕七章則其衣去龍山二者鷩冕五章則去華蟲火而登藻粉米繪於衣絺冕三章則去宗彝藻而刺粉米於衣玄冕則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楊信齋以為王之衮冕當十二章備日月星辰之象推此則鷩冕而下亦應通加也王以衮冕享先王以鷩冕享先公饗射以毳冕祀

之於吉故不以弔○南軒張氏曰弔必變服稱其情也○胡氏曰吉凶異服故色之黑者不以弔○慶源輔氏曰誠於哀死故內外如一也附儀禮經傳通解續主人未小斂而弔弔者易羔裘玄冠禴裘而弔主人既小斂而弔弔者襲裘主人既成服而弔凡弔事弁經服王弔服為公卿錫衰為諸侯總衰為大夫士疑衰三衰其首皆弁經天子遙哭諸侯爵弁經紵衣諸侯弔服為卿大夫錫衰同姓之士總衰異姓之士疑衰當事則弁經諸侯弔異國之臣皮弁錫衰大夫相為弔服弁經錫衰士朋友相為服弔服加麻總經帶疑衰素裳庶人弔服素委貌白布深衣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季氏曰周禮云正月之吉又云

月吉讀邦法皆因吉禮以別凶賓軍嘉爾所謂月吉也○慶源輔氏曰若未致仕時乃常禮有不必記

四望山川以綈冕祭社稷五祀以玄冕祭群小祀蓋五冕皆祭服也然朝覲會同大會皆服焉而事之重者亦用之如王養老則冕而總干耕藉則冕而素未是也上公自衮冕而下其服五侯伯自鷩冕而下其服四子男自毳冕而下其服三王之大夫及公之孤自絺冕而下其服二大國之卿及再命一命之大夫皆得服玄冕王之衮冕則前後各十二旒旒各十二玉纁玉五采而公則止九旒旒九玉纁玉三采也王之鷩冕則前後各九旒旒十二玉纁玉五采而侯伯則七旒旒七玉纁玉三采也王之毳冕則前後各七旒旒十二玉纁玉五采而子男則五旒旒五玉纁玉

三采也王之絺冕則前後各五旒旒十二玉纁玉五采而王之大夫公之孤則四旒旒四玉纁玉二采也王之玄冕前後各三旒旒十二玉纁玉五采而大國之卿則三旒旒三玉纁玉二采再命之大夫則止二旒旒二玉纁玉二采一命之大夫則鄭云冕而無旒陳云一旒一玉也賈疏云公惟有一冕以冠五服則下此者皆亦一冕可知矣自公之衮冕至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蓋助祭則隨事用之如王祭群小祀玄冕則助祭者亦玄冕是也朝王則各服其服如上公衮冕侯伯鷩冕是也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已若事之重者則亦用之如

○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勉齋黃氏曰古人衣服也輕用之是輕其身也後世朝祭之服皆不如古而士君子之服其色其制無一合於禮矣蘇氏

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朱子曰前孔子此謂非特孔子事二義兼存以待學者之自擇

○南軒張氏曰程子云孔子在魯致仕時月朔朝也蓋雖致其事而猶往月朔之朝盡為臣之恭也○雲峰胡氏曰此以前紀夫子之容貌此後紀夫子之衣服飲食容貌無一定之象故以如字似字形容之而不字僅二見焉衣服飲食有一定之則故但以必字不字直言之而如字僅一見焉○新安陳氏曰吉月之朝豈亦雜記曲禮乎孟子曰君子之見於陳蔡之間君子亦正謂孔子也○附蒙引吉月謂每月之吉不特正月之朔○服者衣冠冕裳之總名致仕之時人多不朝朝或不以朝服夫子則服朝服而朝必謹其所服也此又致仕朝君之制也

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反通考吳氏程曰必有明衣讀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

布為之明衣布浴衣見玉藻註○陳氏用之曰明衣以其致精明之德用布以其有齊素之心

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朱子曰不茹葷是不食五辛

亦有飲不遷坐易常處也南軒張氏曰變食遷坐蓋至醉之說

○慶源輔氏曰變食必致潔遷坐以易常君子致敬無所不用其至也豈簡細故三思慮而已哉○勉齋黃氏曰或曰齊必有明衣布并所脫寢衣一簡當屬上章齊必變食居必遷坐當屬下章則上章

諸侯冕而親迎是也。諸侯之視朝視朝皆弁而不冕。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蓋至於士而不得有冕矣。此所謂五冕者也。然衮冕而上，又有大裘而冕，乃不曰六冕而曰五冕何也？陳祥道曰：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饗先王則衮冕。禮記郊之祭，王被衮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鄭司農云：大裘，黑羊裘。服以祀天，示質也。合周官禮記以考之，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裘。龍裘所以襲大裘也。蓋先王祀天，以冬至之日為主，而裘又服之本也。故取大裘以名焉。是說也。楊信齋取之，然則衮冕者被裘而

不服大裘也。大裘而冕者，被裘而服大裘也。二而一者也。故止謂之五冕也。賈疏謂大裘取質，其冕無旒，故不數之。豈其然乎？乃親禮又稱侯氏裨冕，釋於禘此非別有所謂裨冕也。衣裨衣而冕也。裨之言裨也。天子大裘為上，其餘為裨。裨大裘而冕之與衮冕合言之，則大裘之上必被衮衣而析言之，則大裘固在衮衣之上矣。信齋謂衮冕為上，其餘為裨，侯伯鷩冕為上，其餘為裨，鄭氏謂公以衮冕為裨，侯伯以鷩冕為裨，二說不同。信齋之說是也。若乃所謂弁者，曰爵弁，韋弁，曰皮弁，曰冠弁，謂之二弁。蓋儀禮禮記有爵弁，無韋弁，周禮有韋弁，無爵弁。孔安國云：爵弁

言衣服下章言飲食。似有倫理當存之。○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

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衣變常，遷坐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

食飯也。精，鑿也。雲峯胡氏曰：鑿，通作繫，卽各反。糲米一斛，舂米九斗。牛羊與魚

之腥，彘而切之為膾。禮記少儀篇注云：聶之為言腓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郊特牲疏云：先腓而大，彘切之，而後報切之。聶少儀音之涉反。一音泥。涉反，腓少儀音直。輒反，郊特牲注聶本作攝。又作腓，皆之涉反。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

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慶源輔氏曰：以是為善理也，必欲如是欲也。其流則為窮。

口腹之欲矣。

也。其流則為窮。口腹之欲矣。

食饘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

不食。不時，不食。食饘之食音嗣。饘於藿反。餲烏邁反。飪而飪反。

饘，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

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吳氏曰：餒自內出，敗自外入。臭氣也。色惡臭惡，廣言衆物。

物壞而食必害人。常人且謹，况聖人乎？或問：聖人譏

恥惡食者，何也？曰：惡食謂蔬食菜羹之類，以其粗菲。故曰惡爾，非謂腐壞之物不可食而食之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

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禮王制：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物未成，不利

人。粥音育。○朱子曰：不時不食，漢詔所謂穿掘萌芽，鬱養強熟之類。○慶源輔氏曰：食饘以下數者之不食，不使害於身也。

卽韋弁也。陳祥道從之。楊信齋云。案司服兵事韋弁服。而陳祥道謂韋弁卽爵弁。豈軍國並用之歟。蓋楊氏亦疑而未能決也。愚謂爵者亦而微黑。韋則赤色。爵弁之服用絲衣。衣纁裳。而韋弁則司服注謂韋爲衣裳。聘禮注謂韋布爲衣。而素裳。夫司服聘禮注。解韋弁服不同。或者軍國之容有別。而爵弁之與韋弁其不同更甚。然則果可謂之爲一乎。夫爵弁者冕之次也。賈疏云。凡冕上玄下纁。前後有旒。低前一寸二分。爵弁制大同。惟爲爵色。而無旒。又前後平。故不得爲冕。禮記曰。士弁而祭於公。謂爵弁也。士止於爵弁。而無冕。爵弁韋弁。則重於皮弁也。皮弁者。以白鹿

皮爲冠。其衣用白布。其裳則素積。素積者。以布爲裳。而辟積其要中也。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象邸玉笋。以之視朝。以宴。以聽郊報。以食。以舞。大夏。以勞。而諸侯則以聽朔。以下夫人。世婦。使入於簪。以迎王之郊勞。卿大夫則以聘於鄰國。以待聘。實還玉。以下宅大學。以釋菜。士冠。再加則用皮弁。而凡葬也。帛也。大婚也。蓋皆以之冠弁。亦曰玄冠。玄冠一冠。而有兩服。朝服也。玄端也。朝服重於玄端。朝服之布用緇。玄端之布用玄。六入爲玄。七入爲緇。微有不同。但朝服則素裳。而玄端則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襍裳。其裳各別耳。朝服則王以之。田以燕群臣。以養老。王之卿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七到。次不離。於正也。漢陸

續之母割肉未嘗不方。斷蔥以寸爲度。蓋其質美

與此暗合也。後漢陸績傳。績詣洛陽。詔獄明帝時。楚

椽故坐就獄。績被掠。考肌肉消爛。終無異辭。母遠至

京師。覘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績相聞。母但作饋

食。付門卒進之。績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

容。惟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故曰。母來不

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爲獄門吏卒通傳。意氣

續曰。因食餉。羹識母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

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曰。母割肉未嘗不方。斷蔥以

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謂舍停主人之舍也。績

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績行狀。帝卽食肉用醬

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

禮記內則。濡

濡烹煮之。以汁調和也。以苦茶包豚。殺其惡氣。故開

腹實。蓼其中。更縫合也。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

蓼。卵。鄭氏讀爲鯤。鯤魚子也。以魚子爲醬。濡醢醢。醬

實蓼。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朱子曰。醬非今所謂醬。

如內則中數般醬。隨其所用而不同。○雙峰饒氏曰。

當看其字。其是指其所食物而言。醬之爲品。非一。飲

食各有所宜。如食魚膾。宜用芥醬。食濡魚。用卵醬。食

麋腥。濡雞。濡醢。用醢醬。如內則所云是也。古之制。飲

食者。使人食某物。則用某醬。必有意義。不是氣味相

宜。必是相制。不得之。則非特不備。食之亦必有害。故

論語大全卷之十 鄉黨

注

服之以從諸侯諸侯以日視朝以食以行道諸侯之孤卿大夫服以朝君諸侯之臣以為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士以為祭服士冠以之簪日玄端則天子卒食以居諸侯孤卿大夫士之齊服士祭以笄日笄戶大夫士以為私朝之服或以事親或以擯相士始冠則服之以見鄉大夫鄉先生蓋玄端之所用尤多也要之朝服也玄端也其冠則皆玄冠也書傳所謂委貌者也禮記曰士冠而祭於已謂玄冠也士齊祭則異冠也天子諸侯大夫齊祭則異冠也玄端亦有不用玄冠而用冕者天子之齊服也蓋諸侯以下之齊服皆玄冠玄端而以組纓為別諸侯以丹士以基是

也惟天子之齊冠用冕耳玄端亦有不用玄冠而用緇布冠者則諸侯以下之始冠也諸侯所以異於大夫士者績綬耳天子始冠則不以緇布而以玄冠也玄端之施於冕及緇布冠者惟此二條其餘則大抵施於玄冠也凡弁之服惟爵弁以緇與冕同制章弁即用緇布矣皮弁冠弁則固皆用布也凡冕弁之制上得兼下下不得以兼上故弁服雖上下通用而其用則固有不同者矣○儀禮圖著五冕三弁之別而文獻通考則謂冠制有三曰冕曰弁曰冠弁亞於冕所謂周弁殷皐夏收是也冠亞於弁所謂委貌章甫母追是也若與楊氏說不同其實一耳蓋通考所

主言醬則該諸豆實四時皆須涼故言醬齊既秋時若漿人六飲水漿之等四時皆須寒故言飲齊既冬時飲宜寒故也○膳夫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齏註醬謂醢醢也王舉則醢人共齏六十齏以五齏七醢七菹三醢五齏七醢七菹三齏實之註齊當為齏五齏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七醢醢羸羸魚魚鴈醢七菹韭菁荈葵芹筍筍菹三齏麋鹿麋齏也菹菹之稱菜肉通○醢肉汁也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為菹三齏亦醢也作醢及齏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莖之雜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瓶中百日則成矣鄭司農云麋齏麋肝醢醢或曰麋齏醬也有骨為齏無骨為醢菁蔓菁也茹鳧葵也凡菹醢皆以氣味相成羸蜺蜺蜺大蛤蜺蜺子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也蠹蛤也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為膊謂脅也或曰豚拍肩也芹楚葵也深蒲蒲始生水水中子落箭萌筍竹萌○醢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醢

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醢醬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齏註齊菹醬屬醢人者皆須醢成味疏醢人連言醬者并豆醬亦掌○禮記內則蝸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肺羹雞羹折稌大羹兔羹和糝不糝濡豚包苦實糝濡雞醢實糝濡魚卵醬實糝濡鼈醢實糝服脩蜺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疏食蝸至卵鹽此一節總明入君燕食所用蝸醢而苽食雉羹者謂以蝸為醢以苽米為飯以雉為羹三者味相宜麥食脯羹雞羹者謂以麥為飯析稌大羹兔羹者稌稻也謂細析稻者亦味相宜也析稌大羹兔羹者稌稻也謂細析稻米為飯以兔為羹此三者亦味相宜也和糝不糝者此等之羹宜以五味調和米屑為糝不須加糝也濡豚包苦實糝者濡謂亨煮以其汁調和言濡豚之時苞裹豚肉以苦菜殺其惡氣又實之以糝濡雞醢醬實糝者言亨濡此雞加以醢及醬又實之以糝濡魚卵醬實糝者卵謂魚子以魚子為醬濡亨其魚又實之以糝濡鼈醢醬實糝者謂亨其鼈加醢及醬

論語大全卷之十 鄉黨 三

謂弁者儀禮圖之章弁皮弁也所謂冠者儀禮圖之冠弁也統言之皆曰弁細分之則冠弁又自為冠耳○通考曰冕始於黃帝至虞以為祭服所謂皇而祭也夏殷之祭則用弁蓋未以弁為殺於冕也至周而等級始嚴故大夫雖可以服冕而私家之祭不得用之天子不妨服弁而雖小祀必以冕蓋冕弁之尊卑始分矣又曰冕則卿大夫以上服之而可以兼服弁弁則士以下服之而不可以僭服冕固也然冕服之用非惟位有尊卑不可躐服而事有大小亦不可以例服故天子之冕以之奉祀其次則初即位服之伊尹以冕服奉大甲康王麻冕黼裳是也納后妃服之

又實之以蓼服脩蜚醢者服脩謂服脯也言食服脯之時以蜚醢配之脯羹兔醢者脯羹即上析脯為羹以免醢配之麋腥醢醬者腥謂生肉言食麋生肉之時還以麋醢配之此云麋腥即上麋膚謂孰也桃諸梅諸卵鹽者言食桃諸梅諸之時以卵鹽和之王肅云諸菹也謂桃菹梅菹即今之藏桃也藏梅也欲藏之時必先稍乾之故周禮謂之乾榛鄭云桃諸梅諸是也自蝸醢至此二十六物者皇氏云蝸一也苽食二也雉羹三也麥食四也脯羹五也雞羹六也析稌七也犬羹八也兔羹九也濡豚十也濡雞十一也濡魚十二也濡鼈十三也自此以上醢之與醬皆和調濡漬雞豚之屬為他物而設之故不數矣自此以下醢及醬各自為物但相配而食故數之服脩十四也蜚醢十五也脯羹重出免醢十六也麋膚十七也魚醢十八也魚膾十九也芥醬二十也麋腥二十一也醢二十二也醬二十三也桃諸二十四也梅諸二十五也卵鹽二十六也○儀禮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

冕而親迎是也養老服之冕而總干是也躬耕籍田服之冕而朱紕躬秉耒是也至於日視朝等事則服皮弁而已卿大夫之冕則以之朝王及助祭其次則受遺秦冊服之卿士邦君麻冕纁裳一人冕執劉一人冕執鉞之類是也至其私家則雖奉祀亦服皮弁而已蓋於其所不當服也則雖天子之視朝卿大夫之奉祀亦不果服於其所當服也則雖服之以總干服之以秉耒服之以執劉執鉞亦無嫌也適禮之宜而已說約曰寢衣孔注今之被也然集註云不可解衣而寢則必別有其制或事以創起禮家不載矣說約曰莊子注葦辛菜也按

授醢醬公設之註醢醬以醢和醬公設之者以其為饌本疏按歸養餼醢醢別知此醢不別而以醢和醬者此經所陳物異者皆別器此醢醬下但言醬不別言醢明以醢和醬可知祭祀無此法以生人尚褻味故有**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朱子曰言語一動作一飲食都有是有非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無非天理如口腹之人不時也食不正也食失飪也食便都是人欲都是逆天理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食音嗣量去聲

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朱子曰肉雖多不也凡蔬菜之類皆不可使勝食氣○北山陳氏曰聞之老壽者言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則滯穀氣穀氣勝則滯元氣元氣充行者壽酒夫子不使多肉勝穀食氣者養生之理當然也

說文葦稷菜。錯曰。通謂葦臺。椿非蒜蔥阿魏之屬。氣不潔也。許子洽往嘗語我。變食只在此等。非必如今釋氏之斷肉。或又難之曰。葷尚不如何。况肉耶。然據周禮。又以加牲。盛饌等為變食。則雖不飲酒。茹葷之說。猶為誤引。姑闕如可也。

以為人合歡。樂記曰。酒食者。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慶源輔氏曰。酒人之飲量各不同也。故不預為之量。而以醉為節。雖以醉為節。而不及於亂。此亦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之一端。○覺軒蔡氏曰。集註謂以醉為節。或者猶過疑其或導入於醉也。殊不知醉字所以釋經文之無量。而繼之以為節二字。而不及亂承之。正所以戒人之溺於醉也。况詩中如既醉如賓之初筵。未嘗不言醉。但醉甚至於亂。威儀則為失耳。所謂集註一字不可增減移易者。正謂此也。○胡氏曰。亂者內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甚則班伯所謂淫亂之原。皆在於酒是也。聖人飲無定量。亦無亂態。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以如此。○新安陳氏曰。無量不及亂。以夫子則可。程子是以浹洽而已為限量。此學者所當法學。

指但本文精字。與下文細字對。則是活字。包得精斲。不指定九斗八斗也。註斲字亦如此。大全雲峰及備考之說太拘。

達說曰。食不厭精。節言食之益於人者。聖人所不去。食體而節。言食之傷於人者。聖人所不取。又曰。失飪是人事。失宜不時。是天時未足也。行遠集不得其醫。文評曰。此文起講。謂醫無專司。殊恨其疎。周禮膳夫。醫用百有二十。藥鄭云。醫謂醢醢也。王舉則醢人共醢六十。齍醢人共齍。菹醢物六十。齍醢人醢人。醫之專司耳。安得稱其官而昧其所掌乎。古之所謂醫。豈於豆蓬者也。凡山珍海錯。亦皆是。非即今人日用之食醫也。

者當以有量學聖人之無量。否則恐致亂矣。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

同意。邢疏。酒當言飲而亦云。不食者。因脯而并言之。耳。經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左傳曰。馬牛皆百匹。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本草云。薑味辛。微溫。久服去臭氣。通神明。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慶源輔氏曰。沽酒市脯。不食。聖人衛生之嚴也。不撤薑食。聖人

後幅作者自喜以鹽與醢作
觀為巧而竟忘醢物之亦為
醬乎至云醬不預烹爨按公
食大夫禮鼎俎既入宰夫自
東房授醢醬公設之為正饌
之首實三飯以清醬為正食
何所據而以為不同列折俎
乎又云不預祭配按醢人掌
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非
菹醢醢昌本虞鬻善菹鹿麋
茆菹麋麇鄭氏謂菹醢皆以
氣味相成亦猶燕食之魚膾
芥醬之屬兩兩相配也少牢
饋食禮又有葵菹羸醢雖不
敢用穀味如公食大夫禮之
復以醢和醬然凡醬皆在則
貴多品也何所據而以為不
同躋苾芬乎○吳荆山曰內
則濡雞醢醬魚卵醬清醬
醢醬醢謂烹煮之時以其汁

養生之周也不多食當食者不去可
食者不多惟理是從所欲不存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不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

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

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

胙可少緩耳朱子曰若出三日則人將不食而厭棄

家之祭不宿肉受神惠於公所欲亟以及人也家祭

之肉不出三日懼其或敗而起入之慢易非事神之

道也故或出三日則寧不食焉附存疑出三日不食

之矣蒙引曰此句是記者推夫子之意最是又曰又

當看地方及天時何如此說未是蓋天時雖寒地方

雖遠亦無有出三日之理若出三日亦怠慢不敬矣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新安陳氏曰二字他處通用此

居故即其則有辨○朱子曰食對人寢獨

事而言之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

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

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素問五臟生成

於目諸髓者皆屬於腦諸筋者皆屬於節諸血者皆

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肺藏主氣故也○新安陳

氏曰范說主理楊說主氣范為優楊亦不可廢附蒙

引食不語此節正意寢不言附記也○食謂正含哺

時非謂終食都不語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食音嗣

調和也魚膾芥醬麋醢醢
疏謂相配而食也按此一係
烹時所加之醬一係食時所
用之醬饒雙峰食滷魚用卵
醬云云及蔡虛齋所云五物
用醬皆以調和其汁並似混
看又曰按疏謂脰脩蟻醢以
下相配而食然不云相制恐
其間或取味之相宜如桃諸
梅諸和以卵鹽之類不專是
制其所偏也又如牛宜稌羊
宜黍一條註云言其氣味相
成可見凡食之相配者不專
取相制也又如春宜羔豚膳
膏鄉一條註云為其大盛煎
以休廢之膏節其氣可見凡
烹調者亦未嘗無相制之法
也

份按醢人掌四豆之實韭菹
醢醢昌本虞鬻善菹鹿麋茆

菹麋藟凡一壺一醢三菹三
醢乃朝事之豆也菹菹藟醢
脾析麋醢蜃醢醢豚拍魚醢
凡三壺四醢一菹乃饋食之
豆也芹菹兔醢深蒲醢醢落
菹雁醢荀菹魚醢凡一壺四
醢三菹乃加豆之實也共二
十四豆而醢醢魚醢皆再見
故曰五壺七醢七菹三醢此
四豆之三并羞豆之實而為
四也
說約曰按輔氏說即無量似
兼人之言然諸家不從達說
或為實為主務要與人盡情
故不可為限量言只飲若干
此以常情體之自明也且麟
意大段重不及亂亦不甚重
無量無量與土雖多對不及
亂乃與土不使勝食氣對總
明飲食之節耳

說約曰不多食句蒙引達說
折衷俱不承其說
份按朱子駁南軒云經文出
三日不食之矣句乃解上文
祭肉不出三日之意言所以
三日之中食之必盡而不使
有餘者蓋以若出三日則人
將不食而厭棄之非所以敬
惠也則此條不宜採入矣
困勉錄曰蘇子由云禮食必
祭祭先飯祭乎其始食者也
古者將田祭貉將射祭侯用
次祭燔用師祭禡食必祭先
倉爨必祭先炊養老則祭先
老不忘本也先衣先虞先蠶
先卜先馬先牧先農先嘗先
食先酒皆其類矣先王之制
禮無非教也

言言大全 卷之十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新安陳氏曰瓜字本齊論然瓜即菜意重作必為是○古
人飲食每種上聲各出少許置之豆閒之地新安陳氏曰古席地而坐置豆於地故置祭物於豆閒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
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
誠也朱子曰日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也日必齊如則明無不敬之祭也○此一節記
孔子飲食之節勉齋黃氏曰飲食以養生故欲其精然亦能傷生故惡其敗至於失節縱欲無不致其謹焉聖人一念之微莫非天理學者不可以不戒也謝氏曰聖人飲食
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
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

擇也慶源輔氏曰養氣體不以傷生聖人飲食之正也窮口腹以快其欲常人飲食之流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上聲○問席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
間纔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朱子曰聖
人之心無毫釐之差謂如事當恁地做時便硬要恁
地做○慶源輔氏曰形於外者雖小不正不處則存
於中者密矣○覺軒蔡氏曰此句與割不正不食同
○葉氏少蘊曰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此以方為
正者也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
為正者也○吳氏曰危坐為跪安坐為居凡禮坐皆
謂跪也○雲峰胡氏曰此日不正不坐後日必正席
一席之微亦致嚴於不與必之二字聖人之心無不
正也蒙引只是必正席之意泛說為穩不必依葉氏註葉氏謂以方為正以事為正此蓋是外意然亦

論語大全 卷之十 鄉黨 三

聖人之所謹也。既不正不坐。則此等皆其所不苟矣。本文元未及此。須要主一。

說約曰。此鄉人飲酒。與鄉飲酒無預世誤入耳。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禮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慶源輔氏曰。鄉黨尚齒。故其出視老者。以為節。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儺乃多反。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方相猶言放想。如今魃頭是也。帥與率同。百繇繇同。而時難。儺同。以索室。毆疫。以索室中。疫鬼而驅逐之也。

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

備攷曰。月令季春命國儺。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儺。以達秋氣。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謂之大儺者。下及民庶。皆得儺也。所謂鄉人儺者。蓋在此月爾。困勉錄曰。蒙引存疑。專主致敬。言註或曰。一段非正意。不

必從也。然所謂致敬者有二。一則以賓主之禮。不可因鄉人而失之。一則以先王之禮。不可以近戲而忽之。蒙引只說得賓主一邊。未是。玩註則似欲只重古禮一邊者。

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

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問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故祖考之精神。依於已。若門庭戶竈之屬。吾身朝夕之所出處。則鬼神亦必依已而存。朱子曰。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為天子者。這一箇神明。是多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問鄉人儺。古人此理。節目不可考。想模樣亦非後世俚俗之所為者。曰。後漢志中。有此。想亦近古之遺法。○厚齋馮氏曰。禮郊特牲云。鄉人禴。音陽。天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以其達陽氣。故禴於文。從示。從易。以逐疫去難。故儺於文。從人。從難。蓋鄉人之意。主於逐疫。而先王制禮。不禁戲矣。而儺然朝服立於阼。階外示其敬。而鄉人亦知所止。不敢升階。以驚室神。神亦得以依已而安也。

言言方全 卷之十
○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附蒙引鄉人非士大夫也。儼非大祭之倫也。在常人以爲可忽矣。聖人之意以爲鄉人爲我儼也。我則主人也。主人不可慢也。於是朝服而立於阼階。阼階主人之位也。朝服敬也。朝服乃當時有官者之常服。非如今制之大慶賀朝服也。萬石君子孫爲小吏來歸。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存疑。還是致敬意。不是欲使神依已。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

去聲

者如親見之敬也。

朱子曰古人有此禮。遣使問人於他邦。則主人

從背後拜而送之。○慶源輔氏曰。使者所以將我之命。往見其人。拜而送之。則如親見其人矣。不以遠而廢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

朱子曰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飲食。則嘗而拜之。蓋今未達。故不敢拜而嘗耳。已而

達焉。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

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

南軒張氏曰於此一事之間。而得三善焉。

○胡氏曰。孟子謂大夫有賜於士。而得受

於其家。此必拜其賜之禮也。未達者。所用之品。所療之病。皆不知也。一有不宜。則疾生焉。聖人謹疾。不敢嘗也。受之以禮。而告之以實。○龜山楊氏曰。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唯直而已。直則無所事矣。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丘未達。不敢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慎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

則直言之。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

許六 理當如此。南軒張氏曰仁民愛物固有間也方及於馬耳。○邢氏曰孔子家廐也以退朝知之。○吳氏曰廐焚問馬人之常情聖人恐人救馬而傷故問人傷否而已更不問馬記之所以示教雜記家語皆載此事家語云國廐恐非國廐則馬當問路馬則又重矣。○蒙引畢竟亦問到馬只是初問廐焚之時獨問人而不及馬迥出常情之外有非安排用意所為者此門人所以謹記之以垂教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

必畜之。

畜許六反

食恐或餒。

音俊

餘故不以薦。

曲禮曰餒餘不祭

正席先嘗如對

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

或問不正不坐豈必賜食而後正之朱子曰席固正矣至此又正以為禮也曲禮主人請入為席矣賓既升又跪正席豈先為不正之席至此然後正之哉蓋敬慎之至耳。○雙峯饒氏曰賜食有親當先以奉親夫子先嘗時已孤故也。腥生肉

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慶源輔氏曰所賜既殊所處亦異如鑑照形毫釐不差聖人之時中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晚反

周禮王日一舉。

古註云殺牲盛饌曰膳時戰舉每日一番盛饌也。

夫授祭。

說約曰玉藻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注先生齒尊於已者異爵爵貴於已者後祭示饌不為已也先飯示為尊貴者當之也則侍食於君

可知然玉藻言後祭此言君祭則已不祭宜別也

論語大全卷之十

飲食必祭授王所祭之物品嘗食每品物皆先嘗之示無毒也王乃食故侍食

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去聲君嘗食然不敢當

客禮也爾軒張氏曰禮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也必先飯者以食為先也邢疏敵客則得先自祭

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

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徒我反

東首以受生氣也新安陳氏曰天地生氣始於東方病臥不能著步

反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

大帶於上也問疾君視之方東首常時首當在那邊禮記自云寢常當東首矣平時亦欲受

論語大全卷之十

生氣恐不獨於疾時為然朱子曰常時多東首亦有隨意臥時節如記云請席何向請衽何趾這見得有隨意向時節然多是東首故玉藻云居常當戶寢常東首也常寢於北牖下君問疾則移於南牖下爾軒張氏曰雖不能興不忘恭也雙峰饒氏曰君未視疾容有隨意所適者但君視則必正東首之禮慶源輔氏曰一息尚存不敢廢禮况有疾而君視之乎加朝服拖紳蓋禮之變也亦禮之宜也然亦必病不能支方可如此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八太廟每事問

論語大全卷之十 鄉黨

早

重平聲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胡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其死也無父

族母族妻族無旁親主之是無所歸也為朋友者不在其責則轉於溝壑而已故曰於我殯此節獨記一日字必嘗有是事入莫知所處而夫子有是言也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但曰殯而不曰葬則其親者在遠必計告之未及故也○吳氏曰殯於堂曰殯瘞於野曰葬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此殯蓋有館於夫子者故死而就使殯於其館耳檀弓曰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說約曰大意只重車馬不拜祭肉取相形說耳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

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

新安陳氏曰車馬不拜義也祭肉必拜禮也

○此

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雲峰胡氏曰此節集註於義之一字凡三見之朋友

既以義合當殯而殯義也當饋亦義也義所當為不可辭義所當受不必拜○蒙引朱子於此章一則曰朋友以義合二則曰朋友有通財之義愚謂惟平日於朋友之饋雖車馬受之不至於感激無地者方於朋友死無所歸之時可望其為殯也何則只是於義字看得透也此亦觀人之法蓋能以義處已方能以義處人惟能以義處人必能以義自處○魏元忠受武后遺詔而感泣不知義也然則所謂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元忠之不能效義於李氏也固然矣夫朋友非必有大氣力者然車馬之饋且不拜而元忠乃為武后之詭恩所動甚可惜可恨也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儀。范氏曰：寢不尸。

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

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

見賓客而已。申申天天是也。慶源輔氏曰：容儀謂奉

儀也。然居家亦自有居家之容。所謂申申天天是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之極乎。莊敬耳。聖人德盛仁

熟。雖寢與居亦有常則也。○厚齋馮氏曰：寢所以休息易於放肆也。放肆則氣散而神不聚。居所以自如無事乎容儀也。為容則體拘而氣不舒。蓋寢而尸

則過於肆。居而容則過於拘。二者皆非養心之道。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形旬前篇南軒

張氏曰：狎謂與習熟者。褻謂見之頻數者。○洪氏曰：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謂不相識者也。雖狎必變。雖褻

必以貌。謂素所親比者也。○蒙引：狎與褻不同。狎謂素親狎。謂其人與我素熟也。褻謂燕見。謂我之見其

人。非在公所禮法之場。及稠人廣坐之中也。變與以貌亦不同。變只是改舊容。有驚哀之意而已。以貌則

加敬矣。而以貌之中亦不同。於見冕者尊有爵而不敢忽也。於瞽者矜不成人而亦不敢忽也。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

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

者之所天也。前漢書酈食其音異基曰：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天者人資而生者也。

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

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戶籍也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附通義白雲許氏曰古者車皆立乘馬駟車馳難於立故於車上高五尺五寸橫一木謂之較伏之而立或遇有所敬則當穹身故高三尺又橫一木在較下謂之軾有敬則俯身憑之惟尸與婦人坐乘○邢疏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為敬名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慶源輔氏曰變色而作謂改容而起以致敬也○新安陳氏曰主敬客故為設盛饌客敬主故變色而作若不敢當也怡然當之則為不敬不知禮矣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詩之大雅板篇曰敬天之怒

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

冠而坐。問有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得常如此朱子曰固當常如此但亦主於疾風迅雷甚雨

若平平底風雨也不消如此問當應接之際無相妨否曰有事也只得應○王氏曰迅雷風烈天之威也

天子當自察於天下諸侯卿大夫當自察於國士庶人當自察於身恐懼脩省何可已哉附蒙引與大舜

之烈風雷雨不迷者並行而不相悖故○此一節記曰必變非聖人為所驚惶而失次也

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

辨志堂訂正說約曰綏是挽以上車之索記所云僕并轡

授綬及僕人之禮必授入綬是也顧麟士謂作初升車則礙立字當作在車中升車猶乘車耳劉上玉謂始下車中二字即如註作初升未嘗不妥劉說為是升車挽索時亦可正立無礙立字也

綬挽以上上聲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綬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形旬反於此也慶源輔氏曰正立則身不偏倚執綬而誠意肅恭者得之○新安陳氏曰古人乘車必立惟老人安車則坐婦人亦坐附朱子文集讀禱書偶記按曲禮少儀等書及先儒說綬安也升車者執之以為安也故執綬乃乘車者之事非僕御之職也蓋君車已駕則僕者負良綬取貳綬以先升良綬君所執以升者貳綬亦曰散綬御者所執以升者也既升然後以良綬授君君正立執之以升立於左方僕執轡立於車中以御勇力之士升立於御之右以備非常周禮大馭諸右等官即其職也○存疑重在正立不重必執綬輔氏謂執綬則不忘有事非是升車正立與席不正不坐一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問

份按孔疏云廣弘大也車已高若在上而聲大欬似驕矜又惑眾也此條忽將車已高若在上而聲大九字訛為車高大三字且置之也字之上遂令人不可解孔疏又云在車上高若無事忽虛以手指摩於四方今所改亦不如原文

中不內顧一章朱子曰立視五雉式視馬尾蓋雉是車輪一轉之地車輪高六尺圍三徑一則闊丈八五轉則正為九丈矣立視雖遠亦不過此○南軒張氏曰三者非獨恐其惑眾也蓋以其非在車之容故耳○覺軒蔡氏曰曲禮篇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雉式視馬尾顧不過轂正義曰車上不廣欬者欬聲也廣弘大車高大也欬似驕矜又驚眾也不妄指者妄虛也在車上無事忽虛以手指亦為惑眾也顧不過轂者車轂也轉頭不得過轂過轂則掩入私也此三句正與此篇相合○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新安陳氏曰大夫得乘車觀瞻所係夫禮其見於乘車者如此

說統曰。按通章重二時字。色舉翔集。即得時處。三嗅而作。即時舉而舉意也。記此於鄉黨之末。蓋以孔子聖之時所契無非時也。斯字而後字重。○吳因之曰。首言鳥有見機之智。知止之明。而雌雉止於山梁。飲啄得時。便有翔集意。子路共之。徵於色也。三嗅而作。知所舉矣。故特引以為証。○困勉錄曰。通章俱以鳥之飛集得時說。而警人意在言外。時哉句。兼時飛時止二意。三嗅而作。下當補出既作之後。亦必翔而後集。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

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程子曰。色

至海吝。翔而後集。審擇其處。○南軒張氏曰。色斯舉矣。炳先見於幾微也。翔而後集。從容審度而後處之也。如是則悔吝何從生乎。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胡氏曰。上不知不知。為何人之言。下故以為有關文也。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九用反。又居用反。

嗅許又反。

邢氏曰。邢氏名易。濟陰人。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

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其之。共九用反。孔子不食。三嗅

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臭。謂雉鳴也。劉聘君曰。

嗅當作臭。古闕反。闕苦壁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

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

文。不可強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爾雅釋獸。須屬獸曰

豐許。靳反。獸之自奮迅。動作名。豐人曰。橋。紀小反。人之罷倦。頻伸天矯。舒展屈折名。橋魚曰。須魚之鼓動。兩腮若人之欠。須導其氣息者。名須。鳥曰。吳。鳥之張兩翅。吳。吳然。搖動者。名吳。此皆氣倦體罷。所須若此。故題云。須屬也。○慶源輔氏曰。退當見幾。進當審義。○西山真氏曰。色斯舉矣。去之速矣。衛靈公問陳。而孔子行。魯受女樂。而孔子去。即此義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伊尹俟湯三聘。而後幡然以起。太公伯夷聞

文王善養老而後出。卽此義也。古人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會聚之間。猶謹諸此。况仕止久速之際乎。賈誼賦所謂鳳縹縹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此卽色斯舉矣之意。又曰。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此卽翔而後集之意。後世如漢穆生以楚王戊不設醴而去。諸葛武侯必待先主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乎此者。○新安陳氏曰。此章文義畧不順。而意亦可通。色舉翔集。卽謂雉也。夫子見雉如此。曰。此山橋邊之雌雉。其見幾而舉。詳審而集。時哉時哉。蓋謂時當飛而飛。時當下而下。皆得其時也。子路不悟。以爲時物取雉供之。夫子不食。三嗅而起。聖人寬洪。不直拒人也。雉一禽耳。去就猶得其時。如此君子之去就。何可不得其時哉。若移山梁雌雉一句。冠於此章之首。則辭意似尤明云。○蔡氏曰。士之脩於身。行乎族里者。至鄉黨而備立乎朝。行乎天下者。自鄉黨而出。此篇所係。不亦重乎。夫子萬世之標準也。父兄宗族之間。君臣朋友之際。莫不曲盡其道。非屑屑於是也。蓋其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人見其動容。

周旋無不中禮。一言語一容貌。一舉動無不盡其道者。當知其德盛禮恭。自不期而合也。若曾子一貫之說。與此篇相發明。學者可不思學孔子以自立於鄉黨哉。通考董氏曰。共者向也。衆星共之。子路共而立。皆向之義。嗅依晁劉註。蓋古字如此。若以嗅爲嗅食之嗅。則夫子之不食。何待於嗅。此以常情料聖人也。夫子平生政在不能自隱。道大而不見容。厄於陳蔡。宋衛屢矣。春秋之時。非夫子之時也。文章可聞。適足以立天下之的。故於雌雉有感焉。春秋終於獲麟。麟出非其時。春秋以作使麟隱其德。匿其形。又安得而獲之。夫子感麟與歎雉同意。學者當參看。○臨川吳氏曰。山梁雌雉當在色斯舉矣之上。三嗅而作當作歎字亦篆文之誤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

<p>文之類也 燭乎夜者</p>	<p>凡此由來其類也 燭乎夜者</p>	<p>燭乎夜者 燭乎夜者</p>	<p>燭乎夜者 燭乎夜者</p>	<p>燭乎夜者 燭乎夜者</p>	<p>燭乎夜者 燭乎夜者</p>	<p>燭乎夜者 燭乎夜者</p>
----------------------	-------------------------	----------------------	----------------------	----------------------	----------------------	----------------------

